

人性论和《第四十一》

非常奇怪，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时，攻击修正主义的主要是苏联，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交好了，修正主义的恶名，主要是中共加之于苏联和南斯拉夫，现在则扩而大之，保匈捷意都包括在内了。

我们没有兴趣跟随在赫鲁晓夫或毛泽东的后面，用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这种名词对人乱指一通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也是没有研究的，所以对于现在共产主义国家之间那种势成水火的争吵，只能站在一边，希望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不至于会导致战争，如果有，那一定会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凶恶万倍。

但我们对于文艺是有偏好的，所以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文学论，什么是教条主义的文学论，倒值得研究一下。

中共刊物上对修正主义文学论的攻击，主要是归结到‘人性论’的。

我们知道因人性论的罪名在文学上被判为有罪的，前有王实味，后有巴人。

他们被攻击为‘人性论’的观点，在乎不满意中共文艺政策中那种狭义的文学为政治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。

中国地道的土的‘人性论’和南斯拉夫的‘修正主义’没有关系，但据中共刊物上指斥的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，主要内容也是‘人性论’。

‘人性论’是说除掉必然的阶级性外，还有作为人的一面，共通的人的一面，人不是‘神’，不是永不错误的，人会在矛盾之中动摇，即使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，也会在矛盾之中动摇的。反对人性论的说法，则认为描写人的矛盾动摇就是混乱阶级意识，它只能允许描写两种人：革命的与反革命的。

我因此想起苏联初期的文学作品来，《第四十一》这篇小说，到现在仍是被人尊崇的，拍成的电影似乎在香港也上映过，看过的人一定不少，用来做例子也许会得许多人了解。

话说一个女红军马柳特迦奉命解送被俘的白党军官到总部去，过海时遇到大风浪，船沉了，同伴死了，剩下她和俘虏二人漂到荒岛上，在鲁滨逊式的生活中，两个敌人相爱起来了，后来遇到白党的船来救，军官欢喜得大叫：‘乌啦！……我们的！……我们的！……’这一下马柳特迦记起了自己的责任，从后面一枪把中尉结果了，然后抱着他大哭：‘我的心爱的！我干吗了呢？你醒醒吧，我的心爱的蓝——蓝——眼——睛——的！’

这样一个故事，从来没有人骂她是‘人性论’的，但是确实描写了人性，也描写了阶级意识，作为人，他们在某种环境中相爱了，作为阶级人，在无可调和的紧要关头，仍作了生死的斗争。

还记得鲁迅译的‘毁灭’，里面的主角莱奋生，在重要关头也表现动摇的，因原书不在手里，不能征引了。

上述两本书现在买得到，没有人指出该两书的作者犯了人性论的错误，文学和政治自然有关系，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学，也不可能为别的阶级服务，但为什么描写人物的动摇和矛盾，便犯了人性论的罪名呢，难道在阶级社会中，人就是那样纯净的吗？共产党员也决不会蜕变的吗？在文学中描写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党员，一定都是没有‘错误’的‘神’吗？神是不会有错误的，但神也是没有甚么生命的，被人膜拜的对象，越不错误，越成为神话人物。斯大林一从神座上跌下来，便变成魔了。神与魔都是中世纪基督教产物，从中世纪觉醒过来的主要是‘人’，批判地继承了历史成果的自命为进步阶级的共产党，恰恰丢弃了‘人’，创造了个人崇拜的‘神’。

(一九六二年)

(按：果然《第四十一》的电影，不久在大陆被指明批判为‘人性论’的了。)